

花樣之集

郭沫若著

新之藝出版社出版

102214
6734

棠棣之花

郭沫若著



一九四五年八月零
一版 上海印 0001—1500 册

一九四九年七月零
二版 上海印 1501—4500 册

一九五一年七月新
一 版 上海印 4501—6500 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9) 全 [乙-2-1] 紙 7,500

光華印刷廠承印

目 次

| | | |
|-----|------|---|
| 第一幕 | 聶母墓前 | 三 |
| 第二幕 | 濮陽橋畔 | 二 |
| 第三幕 | 東孟之會 | 三 |
| 第四幕 | 濮陽橋畔 | 三 |
| 第五幕 | 十字街頭 | 六 |

附 錄

| | |
|-----------------|----|
| 我怎樣寫『棠棣之花』 | 一〇 |
| 由『墓地』走向『十字街頭』 | 一三 |
| 『棠棣之花』導演的自白（凌鶴） | 二八 |
| 『棠棣之花』的故事 | 三四 |
| 曲譜十一首 | 三七 |

人 物 表

聶政——年二十歲。明敏，果敢，富於正義感。

聶嫗——聶政之姊，二人孿生。性情相似。

因係孿生之故，此二人須求其面貌之近似者，但亦不必全同。孿生子本有兩種，有絕對相同者，必爲同性；有僅如普通之兄弟姊妹者，必爲異性。此爲姐弟，故只求其近似即可。

酒家母——年三十餘。係一通常婦女，生活雖毀敗而不糜爛，富於同情心，勤敏。

酒家女春姑——年十七八。美好，健康，富於自尊心與正義感。

嚴仲子——年四十以往。正直而有遠見，並能謙恭下士。

食客韓山堅——年四十左右。機警，但心地坦白。

韓相俠累——年四十以往。陰險，跋扈，粗暴。

韓侯——年五十左右。昏庸，肥胖，愈肥愈爲合格。

秦使——年三十餘。此人戲雖無多，但須矯健穩重，頗須自恃而不失於矜持。目中無人，卻不宜顯其傲。

慢。

盲叟——年六十以往，悲慘社會中之人生經歷者。人類社會中有無形的一種正義感與同情心，此人即其綜合之象徵。

幼女玉兒——盲叟之孫女，年十二，一片天真。

士長一與二——此二人爲俠累之黨羽，愚昧，剛愎，橫暴。

衛士甲與乙——此二人在戲中地位，頗爲重要，似愚憲而卻天真，似粗暴而卻柔順，良心未昧，易受感動。

其它衛士十餘人，秦使隨從二人，治遊男女及市民之羣若干人。

第一幕 舜母墓前

景：

一望田疇半片荒蕪，遠處有淺山環繞。山勢餘脈在左近田疇中形成一帶高地，上多白楊。白楊樹上歸鴉噪曉，樹下一墓有欄杆圍繞（在臺上只現出後方與右後的一部份），墓前有臺階數段。一碑題「舜母之墓」四字，側向右。左手一條隧道，遠遠斜走而來，與墓地相通。

舞婆攜桃花數枝並提一竹籃自隧道上，至政旅裝佩劍隨後。

政

（指點）姐姐，你看這一帶的田地都荒廢成這個樣子了！

勞

（嘆息）哎，今年望明年太平，明年望後年豐收，望了將近十年了，可是這眼前的世界簡直成了烏鵲和亂草的世界。（回首指點）你聽，那白楊樹上的烏鵲叫得多麼難聽呵，好像是在嘲弄我們人的命運一樣呢。

政

人的五腑六臟只供那些烏鵲加餐，人的血肉脂膏只供那些亂草蕃榮——亂草呀，烏鵲呀，倒是你們比我們幸福得多了。

嫗

(指點)你看，母親的墳墓已長成這樣亂草蓬蓬了。母親死去已經三年，死而復生的只有這些亂草，和我們相依爲命的母親卻是永遠不再回來。哎，我們這幾年來，真是嘗盡了離亂的滋味了。

政
這幾年來常常鬧着戰亂，今日合縱，明日連衡，今日征燕，明日伐楚，六國的諸侯他們都不把老百姓當成人，只顧貪圖擴大自己的權勢。做犧牲的老百姓假使老是默默地服從下去，禍亂便永遠沒有盡頭——三年前，嚴仲子和我說過的這些話，我是一刻也不會忘記。姐姐，現在正是我們年青人發奮有爲的時候了！(激昂地拔劍及半復行收入)

嫗
是的，你這次去訪嚴仲子，我正希望你們能够做出一番救國救民的事業出來。

此時欲圓未圓的月兒自遠山昇上，姐弟二人已步上墓臺。嫗置竹籃墓前，分桃枝爲二，插於碑之左右。政研白楊一枝，在墓之周圍打掃。嫗自籃中取供物陳布，並取出洞簫一枝。

嫗
哦呀，你把洞簫都帶來了嗎？(置洞簫於墓欄上)

政
是的，我已經三年不吹了。母親在世的時候，喜歡聽我吹洞簫。今天晚上要在母廟墓前吹一會兒。嫗好的，我也很想聽聽呢。

陳設畢，嫗在墓前跪拜，政亦跪拜。

嫗
(跪向墓禱祝)媽媽，我和二弟看你來了。今晚二弟要到濮陽去拜訪嚴仲子，特來向你告別。母親該

還記得，三年前，母親還在的時候，嚴仲子來訪過二弟，要二弟替他報仇。那時因為母親還在，二弟要孝順母親，他便推辭了。現在我們守孝已經滿了三年，二弟想到『士爲知己者死』，就在今天晚上他想趕到濮陽去探訪那嚴仲子。那嚴仲子爲人深明大義，我想二弟此去一定可以做些不會辱沒母親的事情。我也想改扮男裝陪着他去，但二弟說我去反而累贅，並且母親的坟墓也沒人照管，因此我也只好忍心讓他一個人去了。媽媽，我希望你在冥冥之中對於二弟多多的加以保佑。

（拱手直立墓前）媽媽，我此去想做些男子所應當做的事，要不辜負媽媽養育了我們一場。姐姐她是有志氣的，她能够獨立自主，所以我也就忍心和她分離，但也要希望母親多多保佑姐姐。

二人禱祝畢，姁政步下墓臺，略向四方瞻望。姁嫗起立，在墓臺上頻頻拭淚，依依難捨。

（回顧指着上昇的明月）姐姐，月亮已經上來了（又環指四周）樹上的烏鵲也歸了巢，這四周是多麼清靜呵。

我很喜歡這種清靜的地方。在這萬籟無聲的清靜之中，卻好像有很哀婉的，很哀婉的聲音在那兒顫動。（取洞簫授政）二弟，現在請你吹簫，就用你前晚上新製的那個曲譜，我要信口唱出我心中的哀怨。

姁政受簫，面月吹弄，時復回顧其姐。

嫋

(唱)

嫋嫋倚坐墓臺階石上。

別母已三載，母去永不歸。
阿儂姐與弟，願隨阿母來。

春桃花兩枝，分插母墓旁。
桃花謝時，姐弟如何往。

(唱至此，徐徐起立。)

不願久偷生，但願轟烈死。
願將一己命，救彼蒼生起。

蒼生久塗炭，十室無一完。
既遭屠戮苦，又有饑餓患。

饑餓匪自天，屠戮咎由人。

富者餘糧肉，強者鬪私兵。

誰可均貧富，誰可鋤強權？

願爲施瘡使，除彼害羣遍！

(聶愛中止歌唱。)

政 (轉身回向其姐) 姐姐，你這歌詞十分悲壯，就好像說出了我心中想說的話一樣。你請再唱下去吧。
嫋 我也很想再唱，我心裏好像有唱不完的情緒。你請照樣的吹，我也照樣的唱啦。(繼續歌唱，聶政吹簫和之。)

明月何皎皎，白楊聲蕭蕭。

阿儂姐與弟，離別在今宵。

今宵離別後，相見未可期。

多看姐兩眼，多聽姐歌詞。

汪汪淚湖水，映出四輪月。
俄頃卽無疆，月輪永不滅。

(姦婆歌罷，不勝悲抑；姦政亦爲之瞻顧沮喪。二人緘默有間。)

姦
(勉強振作精神)二弟，我看你可以走了。我的事情你不要里念。

姦政
(搖頭)不，姐姐，我倒想不走了。我沒有想出姐姐你是這樣的悲哀。你使我這火一樣的雄心都冷去了大半。

對你不住。我的確是有點悲哀。但我悲哀的不是怕和你別離，我悲哀的是我不是男子。假如我也是個男子，我不是也可以和你一道去做些有益的事嗎？但是我此刻也不悲哀了。悲哀終竟是沒有用處的。我雖然是個女子，也有我們女子所應當做的事情。我現在已經有了我自己的打算。我要對着月亮，對着母親的坟墓，向天發誓。我要永遠不辱沒你要配得上做你的姐姐呢。我看，你現在可以走了。不要辜負了嚴仲子對你的知遇，不要辜負了天下的老百姓。好，你就請去吧。我再隨意唱出幾句來，壯壯你的

行色。（唱）

（聶政拔劍起舞。）

去罷，兄弟呀！

去罷，兄弟呀！

我望你鮮紅的血液，

迸發成自由之花，

開遍中華。

兄弟呀，去罷！

開遍中華。

中華需要自由，

中華需要自由，

如狼似虎的恣睢暴戾，

要吞蝕赤縣神州。

人們反勇於私鬪，
而卻怯於公仇。

去罷，兄弟呀！

去罷，兄弟呀！

我望你鮮紅的血液，

迸發成自由之花，

開遍中華！

開遍中華！

兄弟呀，去罷！

中華需要兄弟，

中華需要兄弟，

去破滅那奴隸的枷鎖，

把主人翁們喚起。

快快團結一致，

高舉起解放的大旗。

去罷，兄弟呀！

去罷，兄弟呀！

我望你鮮紅的血液，

迸發成自由之花，

開遍中華，

開遍中華！

兄弟呀，去罷！

兄弟呀，去罷！

(在歌聲中閉幕。)

第二幕 漢陽橋畔

景：

漢水橫流，岸上有桃花正開。

舞臺右側斜現一橋，橋之彼端不可見。此端左側有碑題「漢陽橋」三字。左側酒家，右三分之二為客座，背面開窗臨河，有欄可憑眺；左三分之一為廚舍，有戶通客座。前面為中庭，庭中陳紡車一具。房舍建築與陳設，宜與日本式相彷彿。

酒家母女各一人，女坐庭中紡車，年可十七八，母年三十以往，坐客座邊緣績麻。

漢水中有游船盪漿聲，少焉男女合唱之聲起。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樹萬樹迎風開。

花從樹上紛紛下，

人從花底雙雙來。

人來花裏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癡。

不願辭花詠言歸，

願爲花下春水流。

(歌聲息後，有間)媽，聽說齊國的女子，近來多半改穿男裝了，不知道實在不實在呢？母怎麼不實在？前天齊東的黃姨母來，不是還說過她隣家的女兒也都改扮了男裝，往孔夫子的學堂裏讀書去了嗎？

女 誰肯信她孔夫子的骨頭已經打得鼓響了。

母 哼，你才聰明，難道他的兒子便不可以叫作「孔夫子」嗎？

女 他的兒子還死得更早呢！

母 你倒像在替孔氏宗祠管家譜啦，我不相信他便沒有孫子了。

女 那可不管他啦，媽，你肯允許我嗎？我也想到什麼地方去讀讀書。

母 讀書在我們這裏有什麼地方可以容你讀書呢？女兒家讀了書老實說又有什麼用喲？媽，你不能說沒有用！做母親的沒見識，便只好養出些沒見識的孩子。如今這世道上有很多沒見識的